

毛詩識小二





毛詩識小

(二)

林伯桐撰

# 毛詩識小卷十五

豳

詩譜以豳爲公劉所徙者。案疏云。不窳竄豳地。尙往來郃國。至公劉而盡以豳民遷也。

周公之詩而稱豳者。疏云。不美王業。不得入周。召正風。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

七月序曰。周公遭變者。遭管蔡流言之變也。旣出居東都。恐王業毀壞。不得言己身憂國。故仰陳后稷先公風化。以比己身序己志。詩譜謂思公劉太王者。蓋公劉初居豳。太王終去豳。此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周公今亦遭難。故陳之以先公修行后稷之教。故冠以后稷也。

此詩七月九月皆以夏正言。季夏六月火星中。故孟秋七月則西流也。

傳曰。鬻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有風而寒。宜也。寒氣則無風亦寒。其寒深矣。傳曰。民無不舉足而耕者。蓋耕以足推也。

有鳴倉庚。夏小正二月文。傳曰。倉庚。離黃也。說文。離黃。倉庚也。案爾雅釋鳥。倉庚。商庚。郭注。卽鷺黃也。又曰。鷺黃。楚雀。郭

注。卽倉庚也。邵二雲云。其鳴聲和調而圓亮。故葛覃云。其鳴喈喈。其毛色陸離而鮮明。故東山云。熠燿其

羽其爲鳥柔易而近人。故凱風云：「睨睨黃鳥，其鷖端有細毛雜色。」故小雅云：「緜蠻黃鳥。」皆見爾雅正義。蓋一物而數名者。

傳曰：「蘩，白蒿也。」考爾雅釋草：「蘩，皤蒿。皤，卽白也。」故召南傳曰：「蘩，皤蒿也。」實一物也。又案夏小正：「二月采蘩。」詩意同之。

傳曰：「殆，始。」釋文本作迨。疏云：「釋詁：殆，始也。」案爾雅釋詁作胎。蓋殆與迨皆胎之假借。

傳曰：「亂爲萑，葭爲葦者。」蓋初生爲萑，長大爲亂，成則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爲葦。對文則有別也。

可以爲曲者，曲薄也。本禮記月令注：謂可爲蠶薄也。

傳曰：「斨，方罏也。」蓋以別於斧之隋罏耳。罏，孔也。形狹而長曰隋。斨亦斧，惟其罏孔有異。條桑，箋謂枝落之采其葉者。蓋伐其遠揚之枝條，但以繩猗束而采之。傳曰：「絲事畢而麻事起矣。」蓋采桑養蠶是絲事也。載績則

麻事也。績麻成布，以爲民衣。元黃則又染繒也。載元載黃者，元衣黃裳也。何以又言朱？傳曰：「朱，深繅也。祭服元衣纁裳是也。」蓋染法一染謂之縑，再染謂之黼，三染謂之纁，朱則四染者。比於縑色爲深，故曰深縑。五染謂之緌。

此則加染以黑色。元則六染者。由朱而染黑爲縗，又由縗而再染黑爲元，故傳曰：元黑而有赤也。

箋曰：「鹵地晚寒者，蓋溫風至則鳥鳴，月令仲夏，鴈始鳴，是五月也。今七月始鳴，由於鹵土雖時候遲晚，猶

寒。本孫毓之說。則溫氣晚至，故鴈鳴遲兩月也。

箋云。厚於其所貴者說也。蓋謂民親其上。加厚於尊貴者。故曰爲公子裘以說。明其親上之意也。

傳曰。斯螽。蚣蝢也。考爾雅釋蟲。蜚螽。蚣蝢。郝棲霞云。斯螽。與蜚螽聲義同。案斯螽。螽斯。實一物。周南傳與此同。傳曰。莎雞

羽成而振訊之。考爾雅釋蟲。翰。天雞。郝棲霞云。翰。欲以別於釋鳥之班天雞。郭注。小蟲。一名莎雞。陸璣云。莎雞如

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八月在宇。宇者屋之四垂。故

韓詩說云。宇。屋霑也。傳曰。穹。窮也。窮。盡也。謂盡塞其室之窟穴。熏鼠者。使鼠盡出於窟外而後塞之。傳曰。

瑾塗也。謂以泥塗之。庶人。華戶者。華戶。是以荆竹織門。本禮記。儒行注。荆竹通風。故泥之也。曰爲改歲者。周建

子。以十一月爲歲首。故十月則改歲也。

鬱蓐與瓜皆可生食。故皆言食。棗須就樹擊之。則其實自下。故言剝。春酒須釀。故言爲。壺是蔓生。故言斷。

直須拾取。故言叔。疏云。酒以介壽。則農夫不得飲之。采茶食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傳曰。樗。惡木也。

然則木不惡者。不以爲薪可知。愛物之至。所以盡性也。

築場圃者。築場於圃也。稼穡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也。

稱彼兕觥。無傳。案稱舉也。見儀禮士相見禮。聘禮注。

鷓鴣傳曰。鷓鴣。鷓鴣。爾雅釋鳥文。郭注。鷓鴣。傳最是。蓋貪惡之鳥也。或以爲鷓鴣。夫鷓鴣則何能毀鳥之室。取鳥

之子乎哉。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傳意蓋泛言之。無所專指也。以明守成之不易耳。疏以管蔡爲民。不但非

毛意而其義亦狹矣。親結其縞。傳引施衿結帨。儀禮士衿、繫佩帶也。帨、巾也。是結螭者。結其巾也。

破斧傳曰。鑿屬曰錡。疏云。未見其文。亦不審其狀。案經傳未有以錡爲鑿屬者。則鑿屬或是金屬之譌。

錄者。管子輕重。一車必有一鑽。一鑿。一錄。則錄乃以木爲質而飾以金者。故傳以爲木屬也。

伐柯之篇。皆言禮可爲國。周禮大備。以禮治天下者也。

傳曰。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此大學絜矩中庸正己而不求於人之義。

九罭篇。袞衣繡裳。毛以爲王之服。鄭以爲上公之服者。蓋王則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均之袞衣也。

# 毛詩識小卷十六

小雅

鹿鳴之什

自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雅也。本釋文。

鄭君詩譜曰。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疏云。非正經謂之傳。未知此在何書也。又曰。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椳棟。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王室。案。此即書若考作室。詩豳風無毀我室之義。

鹿鳴序曰。燕羣臣嘉賓也。君以臣爲賓。即是嘉賓。亦兼言四方之賓。燕四方之賓。惟迎於大門內爲異。其餘皆與燕羣臣同。故鄉飲酒禮。燕禮注皆曰。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也。

傳曰。苹。萍也。爾雅說文皆同。鹿得萍。呦呦然鳴而相呼。是毛本以浮萍言。考夏小正。七月。滄潦生苹。滄者。滂下之處。潦水消積。萍即生焉。即可就食。故毛云然。箋云。苹。蘋。則是陸草。自可兼用。不須強爲分別矣。

四牡傳曰。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者。言爲使則辭於家廟而後行。所謂不以家事辭王事也。疏云。言受命即行。似非傳意。

傳曰。離。夫不也。案。此即祝鳩。乃五鳩之一也。箋云。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

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此與弗慮胡獲弗爲胡成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可互相證明也常棣序曰燕兄弟也古者於同父母之兄弟曰昆弟其於宗族不論長幼統以兄弟爲言者蓋宗族皆由兄弟旁推者也

傳曰兄弟求矣兄弟何以相求此卽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之義蓋睽孤則相隔相求則和睦矣傳曰兄弟尙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此卽論語答子路之意人倫之準式也箋云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求友者不可不知爲人友者亦不可不知矣

周語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謂之立飫仍於饗禮爲近蓋以圖事爲主以飫致其情耳傳曰王與親戚燕則尙毛因飫而言及燕或者以飫爲禮卽繼以燕以通情也

伐木疏云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此二語乃論交之圭臬也

箋云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案此所謂學於萬物也

許許亦可以聲言舉大木者呼邪許是也毛但以柝貌言之耳疏云許許非聲之狀似非毛意

傳曰以筐曰醜以藪曰湑者蓋酒熟必醜之亦酒酒以竹器醜酒則曰醜以藪藪草也醜酒則曰湑

兄弟之稱通於宗族亦通於異姓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是也

天保一詩多用爾字蓋昊天其子之稱天則言爾尊天而親其上也



傳曰春曰祠夏曰禴案禮記王制春曰灼

禴卽灼本又作酌是也

夏曰禘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改春曰祠夏

曰禴此傳與爾雅釋文同不言祠禴而言禴祠者詩疏云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說文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公羊傳何注云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孫炎云酌者新菜可灼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孫炎云烝進也進物品也白虎通云烝之爲言衆也冬之物成者衆傳曰卜予也箋疏無釋案爾雅釋詁賚畀卜賜予也郭注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又案白虎通卜赴也周禮春官序官疏赴來者之心故曰卜然則卜之爲予亦謂赴祭者之心而賜與之卽禮無不答之義

傳曰百姓百官族姓也案尙書堯典鄭注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僞孔傳云百姓百官古訓百姓皆百官也百官當言氏而云姓者散文則可通古者庶人無氏有姓氏者必由於卿大夫也

采薇箋云先輩可以行也唐人已登第者稱應舉者曰先輩本此古者席地而坐必先跪而後坐故箋釋不遑啓居云不暇跪居也

箋云柔謂脢腕之時案腕音問草新生也

疏云汝中輩可以行矣此因上章傳有先輩之文從而爲之詞

耳經傳箋俱無此意

箋云引弓反末警者案警弓戾也謂弓反末警戾之處也

宜滑。故以象骨爲弓弭。蓋制器者取用多方。不專一事也。

魚服之魚。乃是獸名。陸璣云。魚獸似豬。其皮背上斑文。

出車傳曰。就馬於牧地。案。牧地在遠郊。周禮地官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

傳曰。龜蛇曰旐。鳥隼曰旗。皆本周禮司常文。設旐在干旄之上。而建於車。則兩事實同爲一物矣。又有旃者。疏云。下云旂旐中央。旂蓋南仲所建。以下或載旐。或載旗。故此經所陳。唯旂旐而已。

傳曰。王殷王也。蓋謂文王。述殷王之命。以命南仲。不言殷天子而言殷王者。易知也。天下所歸。往謂之王。

本是通稱。故屢言王事。亦是通稱也。其言天子者。因其時文王已稱王。故言天子以別之。

箋云。始出壘。征伐玁狁。又云。凍始釋。而來反。則來思者。還於軍壘耳。未還家也。故下句云。豈不懷歸。傳曰。簡

書。戒命也。案古未有紙。書之於竹。則謂之簡書。

玁狁在北。西戎在西。旣伐玁狁。因伐西戎。故未見君子。旣見君子。俱就近西戎之諸侯言之。

遲遲。萋萋。喈喈。采芣祁祁。皆無傳者。案。豳風七月傳曰。遲遲。舒緩也。周南葛覃傳曰。萋萋。茂盛貌。喈喈。和

聲之遠聞也。又七月傳曰。芣。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此亦當同。

杜杜言采其杞。箋云。託有事以望君子。是則憂我父母者。指其夫言之。疏云。以下章期逝不至。上章我心傷悲。類之。則憂我父母。謂夫是也。

婦人以夫爲天。故可以夫比於父母。邶日月篇。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語意正同。

魚麗傳曰。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蓋謂十月寒氣至。草木爲風所折。似有芟除之者。若未至折芟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也。定本作不折不操。疏以爲誤。今釋文考證乃云注。疏從定本非也。士不隱塞者。疏云。爲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也。此不欲盡物之意。禮記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與此傳異者。此自天子始言。曲禮自國君始言。故差等小異耳。其實不圍澤者亦當不掩羣。不掩羣者亦當不取麇卵。不取麇卵者亦當不隱塞。皆可推而知也。



# 毛詩識小卷十七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傳曰。罩罩。篋也。案爾雅釋器。篋謂之罩。郭注云。捕魚籠也。詩疏云。罩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荆。又案郝棲霞云。今魚罩皆以竹。形似雞罩。漁人以手抑按於水中。以取魚。

傳曰。汕汕。櫟也。案爾雅釋器。翼謂之汕。毛意櫟卽翼也。邵二雲云。壅草澤畔。蓄魚其中。名爲翼。

南山有臺傳曰。臺。夫須。爾雅釋草文。陸璣引舊說云。夫須。莎草也。可以爲簍笠。郝棲霞云。須。莎聲轉也。今人以

莎草爲簍。不以爲笠。傳曰。萊。草也。陸璣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

此詩萬壽無疆。與豳七月萬壽無疆。小有分別。豳風祝人君之身壽考也。此萬壽無疆。萬壽無期。則以國家言。猶言萬世有道也。

南山有杞。無傳。此困學紀聞所謂杞梓之杞也。

傳曰。杻。櫛也。爾雅釋木文。案陸璣云。杻。枝葉茂好。官園種之。名曰萬歲。取名於億萬。案杻音同。此言北山有杻。唐

風言隰有杻。蓋高地下地皆可種者。遐不眉壽。無傳。案周南汝墳傳。遐。遠也。此亦當然。

傳曰。枸。枳枸。案宋玉風賦。枳句來巢。李注。枳句。言枳樹多句也。句。曲也。案句卽枸也。詩疏云。枸木多枝而曲。所

以來巢也。

傳曰：椽鼠梓。爾雅釋郭注云：楸屬也。陸璣云：山楸之異者。案此傳言鼠梓，爾雅注言虎梓，蓋有異名。

傳曰：耆老案爾雅釋詁者，老壽也。孫炎云：耆，面如凍梨，色如浮垢，老人壽徵也。

蓼蕭，是以有譽處兮，無傳箋云：使聲譽常處天子，謂四海之諸侯稱揚王者恩德，使常有聲譽，常處天子之位也。

傳曰：儵，轡也。革，轡首也。案說文：筮，轡首銅也。錢竹汀云：案即儵。靶，轡革也。小徐云：御人所把處也。錢竹汀曰：古器銘、石鼓文、

及寅籛文，作筮勒，即詩所云儵革也。蓋儵為金飾，案即轡首銅也。革為皮絡。又案爾雅釋器：轡首謂之革。郭注：轡

靶勒。詩疏云：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郝棲霞云：轡勒異物，靶，轡革也。又云：轡首垂即靶也。勒，馬頭絡銜

也。自後趙避石勒名，呼馬勒為轡，遂與鑣銜之訓相溷。傳曰：在鑣曰鸞。案爾雅釋器：鑣謂之鐵。郭注：馬

勒旁鐵。說文云：鑣，馬銜也。釋名云：鑣，包也。所以在旁包斂其口也。

湛露顯允，君子無傳，謂明信之君子也。

其桐其椅，不言露。疏云：承上露在可知。

菁菁者莪，載沉載浮，載字無傳。郝載馳傳曰：載，辭也。此亦當然。此傳本是載沉亦浮。據疏語可證明。今注疏本譌

作載沉亦沉，則難通矣。箋云：沉物亦載，浮物亦載，乃言楊木之有用，並非解經之載字。

六月傳曰物毛物也。毛是齊馬之色。物是齊馬之力。因有四驪二字。故傳連言毛物。比物者本以齊馬力爲主。而併及馬之色也。傳曰師行三十里。蓋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見史記。是以吉行日五十里。師行

日三十里。所以養兵力也。古用車戰。故持重如此。後世輕騎疾行。不可以里限矣。

傳曰錯革烏爲章也。案爾雅釋天。錯革烏曰旗。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繆也。傳曰。鈎車

先正也。箋云。鈎繫行曲直有正也。蓋謂夏后氏時。其車鈎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爲馬飾矣。

采芑傳曰。師衆干扞。試用也。謂此三千車中。軍士皆有衆多扞敵之用也。乘其四騏。無傳。案魯頌駟傳

曰。蒼騏曰騏。騏。秦文也。謂馬毛蒼色。而又有秦文者爲騏。篋莛無傳者。齊載驅傳曰。篋莛。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莛。此亦當然。

傳曰。鈎膺。樊膺也。謂馬之婁頰有鈎。婁者。維持之意。謂婁其頰也。在膺有樊纓之飾也。樊。謂馬大帶。

傳曰。軹。長轂之軹也。案。軹卽是長轂。說文云。軹。長轂也。謂兵車之轂長於田車。故曰長轂也。

車攻小序曰。備器械。說文云。無所盛曰械。謂其中未有所盛載之物。則其器名爲械也。

傳曰。裼。纒旃以爲門者。纒旃之竿。鑿於地。以當門兩旁之棖也。裘。纒質以爲櫛者。兩門甚相近。而車行

則有分別。故於兩門之中。纒質也。質者。射之的也。質。正也。以當門中之闔也。門容握者。謂車驅入門之時。其車軸頭與

兩旃竿之間。各可容一握。人四指爲一握。謂四寸也。擊則不得入。謂其車軸頭若擊著門旁之旃竿。則不許入。以示罰

也。左右者。天子六軍。分爲左右。故必立二門也。抗大綏。抗小綏者。抗舉也。戰不出頃者。謂習戰不

出於芟草之頃地。不逐奔走。謂禽獸已出於頃與防者。卽不逐之也。

建旄設旄。搏獸於敖。亦當指有司治田獵之事言。疏以此二句爲宣王之言。似非。

四牡奕奕者。言四牡馬之閑習也。傳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無常期。殷見則十二年王不巡狩。諸

侯來朝。而後爲之。此詩止有會耳。而曰會同者。對文有別。散文則可通用也。

傳曰。決鉤弦也。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傳曰。拾遂也。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傳曰。飲利也。必

手指相次比。而後利於執弓發矢。箋所以申明傳意。

傳曰。自左臑而射之。案。臑。脅前也。本廣韻。小腹兩邊肉也。本釋文引三蒼。達於右臑者。矢過於右肩臑也。儀禮注。臑。肩頭也。

謂右肩前也。本釋文。傳曰。射右耳本。箋云。射當爲達者。蓋射獸者皆自左。不當言射右。故知必是自左

肩臑射之。而達於右耳本也。本正義。射右髀者。案說文。髀。股也。達於右髀者。髀。脅骨也。本集韻。踐毛者。謂禽

獸在兩旁而逆射之。兩言不獻。皆不誅已降之義。

吉日傳曰。維戊。順類乘牡也。蓋日有剛柔。甲丙戊之類皆剛也。乙丁己之類皆柔也。馬有牡有牝。猶之剛

與柔也。田獵當乘牡馬。故以戊日爲順其類也。傳曰。伯馬祖也。馬祖者。天駟。卽房星也。

傳曰。外事以剛日者。蓋田獵是外事。故擇馬亦用剛日。庚與壬皆剛日。辛與癸皆柔日也。午字無傳。案

疏云。午爲馬也。



# 毛詩識小卷十八

## 鴻雁之什

鴻雁序曰。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蓋謂宣王慰勞來勤其民。使皆還歸定止安樂而聚集也。箋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此鄭君所見秦誓真本。

箋云。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蓋侯伯既不述職。則王朝卿士必不出使而存省侯國。民之疾苦。何由上聞。今既復之。故能勞來其民也。

庭燎傳曰。央。旦也。疏云。旦是夜屈之限。呂氏春秋注。風盡也。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爲旦。釋文引說文。央。久也。已也。

引楚詞注。央。盡也。案。謂夜未已。未盡旦。則夜已盡矣。據疏。則夜未央。是詩人言其時候。非對王語。若以夜未盡對王。則王仍未起。何爲設燭。可知是敘事之詞。傳曰。庭燎。大燭。案。周禮秋官司烜注云。樹於門外。

曰。大燭。門內曰庭燎。對文則別也。散文則可通稱。

夜鄉晨。箋云。晨。明也。案。鄉明則猶未明。仍是前兩章之意也。經義述聞云。長言之則一唱三歎。而不病其複。此三章皆言早朝之事。是也。

沔水序。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疏云。圓者。周匝之物。物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箋又云。以恩親正君曰規。蓋不規則無恩。卽無親矣。分當規過者。不可不知。當受人規者。尤不可不。

知。

兄弟謂同姓諸侯。邦人諸友則異姓諸侯也。此對文。則有別。末章我友敬矣。是散文。則兼同異姓諸侯可知。傳曰。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京師王之所居。君父一也。故以爲諸侯之父母。

箋云。訛爲也。爲交易之言。蓋造爲言語。必變亂是非。故訛言卽是交易之言。

鶴鳴傳曰。良魚則小魚不必皆善可知。曰小魚則良魚必大可知。蓋能安於隱處。亦必非猥瑣齷齪者所能也。或有也。諸魚亦有在于是者也。

穀卽楮也。从木。不从禾。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於朝。卽此穀也。

祈父序箋云。祈、圻、畿、同案。祈父卽大司馬也。大司馬之職。以正邦國。卽是正封圻也。故書曰圻父。詩曰祈父。

白駒傳曰。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箋云。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毛鄭之意。似異而同也。蓋四章首句皆言其去。前三章次句則皆望其來。傳箋互相發明也。

箋云。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此與孟子觀遠臣以其所爲主之意同。黃鳥無集于穀。無傳者。鶴鳴傳曰。穀惡木也。此亦當同。

我行其野箋云。刺其不正嫁娶之數。案禮必有數。故言數卽是禮。左傳昭公三年。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

數也。是數卽禮也。

文選晉武帝華林集詩注數猶禮也可證。

傳曰：新特、外昏也。謂之特者，鄘風柏舟傳曰：特，匹也。此亦當同。新特猶言新匹耳。箋云：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以特爲獨。雖大概可通，然非毛意。疏亦未分別也。

斯干傳曰：有覺，言高大也。箋云：覺，直也。二義相因。蓋楹柱之高大者必直，疏自生分別矣。

無羊傳曰：異毛色者三十也。謂青、黃、赤、白、黑五色之牛羊，每色各有三十也。

傳曰：騫，虧也。謂牛羊有所虧損，崩羣疾也。謂牛羊成羣疾病也。

箋云：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蓋士無故不殺犬豕，故夢見人衆捕魚，則庶人得食魚，是供養之祥也。





今茲之正無傳。斯干傳曰：正，長也。此亦當同。箋云：正，長也。原本斯干傳。言今之君臣爲人長上，何爲一意同然爲惡如是。

十月之交傳曰：日月之交會者，每月朔日則日月交會，而有食有不食者。疏云：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不食，月與日同道，乃食也。

傳曰：山頂曰冢，案釋名云：冢，腫也。言腫起也。箋云：峯者，崔嵬。案爾雅釋山：峯者，屨屨。郭注：謂山峯頭巉

巖。又郝棲霞懿行云：崔嵬，屨屨，字異義同。說文曰：率，危高也。亦嶮巖之意。

自番維司徒以下，皆專官也。而皇父但言卿士者，箋云：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疏云：於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總統六官之事，是也。

雨無正傳曰：巧言從俗，如水轉流，蓋與在下者言須明切，與在上者言須委婉。此巧言非惡人，但長於言語，較之不能言者，則得安身矣。智者，謂猶可耳。正月篇智矣，富人語意亦同。箋云：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剴微之，是

主文而譎諫，不徑情而行，故言之者無罪也。

箋云：可使者，雖不正，從也。蓋王雖不正，而順從之，則王以爲可使矣。然朋友有責善之道，則以此相怨咎，故曰怨及朋友。

小閔篇起二語，威敷于下，土五字，皆言幽王言閔天疾惡，王政如此也。

傳曰。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不思稱其上。案疏云。滄滄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患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爲患也。訛訛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不思稱上者。背公營私。不思稱上之意。又案爾雅釋訓。翕翕。訛。莫供職也。蓋志在專權營私之人。必棄其本職而不覺顧。郭注云。賢者陵晉姦黨熾。背公卹私曠職事。是也。

傳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本國語。蓋謂居今而稱古人。則謂之在昔。由古而更推之上古。則謂之先民。此對文則別。散文則通者也。

傳曰。一非也。疏云。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

小宛傳曰。鳴鳩。鶻鶻。此與衛風氓之鳩。莊子逍遙遊之鸞鳩。楚詞離騷之雄鳩。皆同物而異名耳。或以爲班鳩者。非。班鳩稍大。鳴鳩則小。爾雅釋鳥。鶻鶻。鶻鶻。案古文周作知。或省作。注似山雀而小。字林云。鶻鶻。小種鳩也。方言云。大者謂之鶻鶻。鶻鶻與鶻鶻同。是雖同類。而有大小之分。傳曰。明發發夕至明。疏云。從夕至旦。常不寐也。有懷二人。無傳者。承上先人言。卽謂文武爲二人也。

箋云。中正通知之人。中正謂齊。通知謂聖也。

傳曰。中原。原中也。廣平曰原。其中多菽也。箋云。煦嫗養之。案禮記樂記注。以氣曰煦。以體曰嫗。

小弁傳曰。饜。卑居。說文。則斯字是語詞。猶周南言螽斯。此詩言柳斯鹿斯耳。疏譏劉孝標類苑鳥部立饜。

斯之目爲不精。言劉氏亦本爾雅釋鳥鶯斯鶉鶉。故云。傳又曰卑居雅鳥也。爾雅郭注作鴉鳥鴉卽雅案小爾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慈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棲霞郝懿行云此鳥大如鴿。百千爲羣。其聲雅。故名雅鳥。

傳曰擣心疾也。疏云似物擣心。故云心疾。說文云擣手推

傳曰毛在外陽以言父蓋毛在皮膚之外箋所云皮膚之氣也。裏在內陰以言母者凡皮膚之內皆謂之裏。舉周身言之箋云母之胞胎亦是傳義所包括。毛鄭小異而大同。疏白生分別耳。傳曰辰時也。此與齊風東方未明傳辰時不同。彼辰夜之時是活字。猶言察其早夜之時此時字則箋以六物申明之。左氏昭公七年傳六物謂歲

時日月星辰也此語爲後世言命者之濫觴。

箋云留其羣也。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稽留以待其同羣之牝鹿俱走也。

箋云醕旅醕也。案飲酒之禮主人初舉爵獻賓曰獻。賓舉爵答主人曰酢。主人又舉爵勸賓曰醕。此爵賓既受但奠置之而不飲故又謂之奠醕至三爵之後賓乃舉所奠之爵。卽主人醕賓之爵行醕而且賓主之黨交錯相醕是爲旅醕也。

莫高匪山二句。意謂莫有能高於是者。非山也耶。莫有能深於是者。非泉也耶。然人猶有能登之能入之者。是則王有殺太子之心。雖隱藏之。而人猶有知之而默存於心者矣。

巧言傳曰。軒瘍爲微。腫足爲燠。爾雅釋訓文案爾雅郭注。軒脚脛瘍創也。淮南子高注云。軒自膝以下脛以上。



也。鄒二雲曰。說文云。軒駁也。駁。歷也。謂歷也。端交接之處。正指膝以下。歷以上而言。說文云。腫。癰也。釋名云。腫。鍾也。寒熱氣所鍾聚也。案此因聲得義者。

巷伯傳曰。貝錦。錦也。箋云。文如餘泉。餘。蚺之貝文也。案爾雅釋魚。餘。賦黃白文。郭注。以黃為質。白為文點。

餘泉。白黃文。郭注。以白為質。黃為文點。織錦之文似之者。為貝錦也。

傳曰。哆。大貌。案說文。哆。張口也。箋既云。箕星踵狹。詩何以言其哆。蓋箕四星。二為踵。相去本甚寬大。但其

二為舌。則更大。故云踵狹耳。傳曰。侈之言。是必有因也。因其大而加大。謂之侈。箕星之踵本不小。因其

舌更大。是因其踵之大而加大也。傳言執燭。又言蒸盡。又言縮屋而繼之者。疏云。初執燭。次然薪。薪盡

乃抽取屋草以繼之也。縮。抽也。傳言放乎旦者。猶言至於旦也。傳曰。男子不六十不閒居。閒居。猶雜居。男

子在堂。女子在房。是不閒雜而居也。禮記內則曰。唯及七十。同藏無閒。男子七十。則女子當六十。禮記與

毛傳各舉其一也。傳曰。嫗。不逮門之女者。不逮門。謂處子也。未及於夫之門者也。嫗。而國人稱之者。謂

身近之而不及亂也。

傳曰。楊園。園名。畝。邱名。疏云。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邱。案。楊園者。想是種楊木之園。畝。邱。見爾雅釋邱。

如畝。畝。郭注。正有隴界如田畝。案。郭注言其形狀。孫炎云。方百步也。案。司馬法。步百為畝。釋名釋邱。畝。邱。邱體滿一畝之

地也。案。釋名及孫氏則言其廣狹之度。



# 毛詩識小卷二十

## 谷風之什

谷風傳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蓋風與雨異物而同功。朋友或異事而同志。故傳云然。

傳曰。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此卽伐木篇首四句之義。

蓼莪。鮮民之生。傳曰。鮮。寡也。蓋言人生如白駒過隙。卽使日日供養其親。亦覺寡少。又況不得終養。則生不如死久矣。

大東傳曰。來勤也。爾雅釋詁文箋云。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疏云。曾不見謂以爲勤。鄭申毛。孔又申鄭也。案召

南。標有梅箋云。謂勤也。亦同此意。

傳曰。服。牝服也。案考工記。車人注。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兩較之內。則爲車箱矣。

楚茨傳曰。露積曰庾。案說文。庾。水槽倉也。廣雅釋室。庾。倉也。此言露積者。國語周語曰。野有庾積。言野則

露積可知。又案釋名釋宮室。庾。裕也。盈裕不可勝受。所以露積之也。說文。庾。或曰。倉無屋者。案。此亦露積之義。

傳曰。饗。饗。廩。饗也。案。饗。饗。所以煮肉。廩。饗。所以煮米。二者之名。皆見於儀禮。少牢饋食禮。

既齊。既稷。二語。毛意似承卜爾百福說。神與爾福。既齊備。既稷疾。既匡正。既勅固。皆言尸嘏主人之意。疏

似誤。

禮有告戒。始終皆言儀禮有司徹。宗人戒侑者。戒於始事也。此鐘鼓既戒者。戒於終事也。皆所以敬慎祀事也。

# 毛詩識小卷二十一

甫田之什

甫田傳曰：籽，雖本也。既布種在田，須有以培其根本。後世所謂籽種者，蓋本此。

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毛傳無閒文，頗疑毛所見本有作以我齊盛者，然不可考矣。

傳曰：茨，積也。箋云：茨，屋蓋也。兩意互相發明。疏云：傳非訓茨爲積，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是也。

大田箋云：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案禮記月令注引此，以爲農書也。橛，杙也。本廣雅。刈稼之餘在田中者，如橛然。春初地氣上升，冒覆其橛。此時則陳舊之根可拔，卽謂始耕也。

傳曰：炎，火盛陽也。蓋火屬陽氣，故以盛陽言之。螟蛉之屬，本盛陽之氣所生，今使還其本，自然消除。是則神之功也。此詩人形容之辭，並不指水火之火言。

瞻彼洛矣。傳曰：洛，宗周漑浸水也。蓋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是洛爲宗周之浸水，與東都伊洛之洛有別。禹貢之漆沮一名洛水卽此也。傳曰：韎，韎所以代鞞也。蓋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韎也。服謂之鞞，士無鞞名，謂之韎。

韎，是所以代他服之鞞也。箋云：茅蒐，韎鞞聲。案齊魯之間言韎鞞聲如茅蒐也。本鄭駁異義語。爽，字無傳。案

采芑傳曰：爽，赤貌。此亦當然。

傳曰。鞞容刀鞞也。刀鞞猶刀鞘容。容者有容飾也。琫上飾。琕下飾者。謂於刀鞘之中分上下也。本說 琕琕者。琕。屨甲也。文。

案正義本當作諸侯盪琫而鏐琕。大夫鏐琫而鏐琕。正義云。天子諸侯琕琕異物。大士則同。尊卑之差也。是也。今汲古閣所載乃孔

氏所謂定本及集注本耳。邊者黃金也。爾雅釋器黃鏐紫磨金也。鏐銀之美者。爾雅釋器白金謂

鏐。琕。屨。屬。本說。 鞞琫有琕者。謂鞞之飾有琫又有琕也。段懋堂云。有讀為又。

裳裳者華傳曰。裳裳猶堂堂也。此以聲近為訓也。

芸其黃矣。芸本草也。而借以形容黃盛之狀。傳曰。芸黃盛也。疏云。此謂草木之有黃華者也。蓋華有以

黃為盛者。與汎言草木黃落者不同。

或黃或白。疏云。華自有雜色。一時而黃白雜。非先盛後衰。言善多而惡少。若惡與善等。則不得為明王矣。

之子。君子無一定之稱。此詩之子。謂古之明王。君子其先人也。與他詩所言不同。

桑扈之屏之翰。皆王者之德。故下句言百辟為憲。

鴛鴦傳曰。乃畢掩而羅之。蓋張羅以待鳥來。執畢所以掩取鳥也。禮記月令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

頰弁傳曰。女蘿。兔絲。松蘿也。案爾雅釋草。唐蒙。女蘿。女蘿。兔絲。毛傳與雅訓同。陸璣云。兔絲蔓連草上。非

松蘿。松蘿自蔓松上。但經明明言施于松栢。則女蘿即松蘿可知。釋名云。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蓋寄

生之屬。亦不分草木。淮南子云。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抱朴子云。兔絲之草下有茯苓之根。皆謂

可與爾雅毛傳相證。

車輦、車軸頭鐵也。車無事則脫。車行乃設之。

柞木名卽櫟也。

青蠅傳曰：榛所以爲藩也。則棘亦所以爲藩可知。

賓之初筵，左右不指人，不指地。箋以左右爲折旋揖讓是也。

殺有訓爲凡骨有肉者。儀禮特牲饋食禮記殺齊是也。有訓爲骨禮者。禮記曲禮左殺是也。而此詩之殺

則訓豆實。豆實者，菹醢也。一切經音義六引國語賈注殺菹也。

毛以此詩爲燕射。鐘鼓旣設者，將射而改縣也。天子宮縣在階間。有妨射位故改之。案考工旣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梓人天

子諸侯燕射，各以其鄉射之侯。鄉射，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凡畫者丹質。謂正面畫熊麋之頭。畫

雲氣於質，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也。燕射皆一侯，謂之大侯者，以君所射故也。

傳曰：反反，言重慎也。蓋反覆至再，惟恐有失儀也。

飲酒孔嘉，謂飲酒而甚嘉美者何在。乎。維得其令儀者是也。二句相呼應。箋云：飲酒而誠得嘉賓，似非毛

意也。

無俾大怠者。箋云：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盍式勿從，謂所以隱其惡。無俾大急，所以救其失。忠厚

以待人也。

三爵不識二句無傳。蓋總結全篇也。凡禮有獻、酬、酢。凡三爵而飲酒之禮成。蓋言三爵之後已不能自信其無失。況敢又加多乎。甚言飲酒之宜慎也。鄭箋云云。未必是毛意。



# 毛詩識小卷二十二

## 魚藻之什

魚藻序何以言思武王。疏謂居鎬京者武王爲始是也。

傳曰頌大首貌與說文同。說文頌大頌也。

采菽傳曰羊則苦苦者茶也。謂取豆與茶與薇以爲羹羹也。傳曰君子謂諸侯也。蓋上下可通稱。

箋云元袞元衣而畫以卷龍也。卷即袞蓋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龍。黼謂絺衣也。案絺者刺之也。謂此黼乃刺之與元袞也。

也。絺刺在裳此箋言衣者舉其總名耳。

言采其芹箋云言我也。蓋用毛葛覃傳。我使采其水中芹。其旂淠淠二句指諸侯來朝者言。載駟載駟則言王

迎諸侯君子所屈。箋云屈極也。又言王待君子法制之至極也。

邪幅者邪纏於足也。在下者謂著邪幅在於股之下也。

彼交匪紆者箋云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紆緩之心。

箋云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案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本

後漢書若故落而新生則是根茂而實遂。雖什伯實而根愈固。何傷之有。故世家大族必以人才爲本也。

平平左右謂諸侯有賢才者能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此左右之國亦當如是。必相與率循而順從之矣。

傳曰：紼，紼也。爾雅文同孫炎云：紼，大索也。纒，紼也。爾雅文同郭璞云：紼，繫也。疏云：紼是大紼，謂舟之止息，以紼繫而維持之。

角弓是父兄刺幽王言兄弟而又言昏姻者，蓋君與族燕則異姓爲賓也。

民胥然矣，猶言民皆以爲是也。箋云：天下人皆知之，似說得寬了。

人之比周，將以樹黨人之鄙爭，正欲得名人之營鑽傾軋，無非求安。傳曰：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名論實定論也。

酒者所以養老也，而云如酌孔取，則老者亦不宜多飲。

菟柳以有鳥高飛亦傳于天起興，蓋事物有定者，雖至高極深，皆可推測。若變動無常之人，則不可知矣。是以君子有常行。

都人士序，謂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然則朝更夕改，厭常喜新，卽是民德不壹，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士大夫所以示民不怵也。

從容非緩慢之謂，箋云：從容，謂休燕也。休息燕閒，並非夙夜在公之時，亦不苟且。故又云：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都人士箋以爲都人之有士行者，疏云：都邑之士近政化，又云：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是則

在都邑者易乎同乎流俗久矣。又云：所行要歸於忠信，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倣之。蓋士者民之耳目，不從流俗亦修己以安人之疏節與。

左氏襄十四年傳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服注以爲逸詩也。蓋服所據者三家。是時毛詩未立於學官也。禮記鄭注云：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是也。

言從之邁，無傳者，易知也。猶言我欲從之行，所謂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未必如箋所云欲自殺。蓋我不見兮之下，初言不說，次言苑結，繼以欲從之行，終歸於盱病，用意淺深之序，本極分明。采綠序無傳，而箋意刺其婦人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蓋因序不言刺時，但言刺怨曠，則所刺乃在下者，故箋云然。

黍苗序所言召伯，謂召穆公。當宣王之時爲卿士者也。

箋云有輓輦者，此後世小車之濫觴。

我徒傳以爲徒行，與車攻以徒爲量不同者。此上章已言我輦，則此章之徒不得爲輦。上章我車，是大車以牛駕之。此章我御，則以馬駕車。故箋云有御兵車者。

下濕曰隰，高平曰原。隰桑之詩以喻君子在下，而草野之人皆熏其德而善良。然則士雖野處，亦於風俗大有關係，不可不慎也。言隰桑則原桑不然矣。故箋云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枳葉不能然，以刺小人在

位無德於民。

白華序言刺幽后。此幽后即是褒姒。箋已言之。

白華以喻婦德。白序束之以喻禮義約束。此即齊家之義也。

傳曰。焜。炷竈也。爾雅釋言郭注。今之三隅竈也。說文云。行竈也。詩疏。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若今之火爐也。

云云。然則此焜乃所以烘物者。與竈有別。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闡修者可以自信矣。故東方曼倩引之。

念子懔懔者。申后念幽王之失。而懔懔然欲諫正之。視我邁邁者。王視申后邁邁然而不說其所言也。

公孤卿大夫皆大臣也。士則微臣也。故蘇轝序曰。微臣刺亂。

蘇轝傳曰。鳥止於阿。人止於仁。仁者。仁厚也。論語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蓋人偶有依託。亦

非仁厚者不敢近。所以養德也。

卿行旅從。則必有副貳之車。可知。故箋曰。後車。倅車也。

瓠葉傳以爲庶人之菜。則兔首亦庶人之牲。疏云。士禮有特性豚豕。此止言瓠葉與兔首。明非有位之人。

是也。禮別尊卑。故小民皆能自安。爾七月箋曰。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茶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養農

夫之具。小雅甫田傳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合此數詩傳箋疏觀之。所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者。何至有

不足不給之變哉。

傳曰毛曰炮。

蓋謂連毛而炮之。

此尙易明。又曰。加火曰燔。炕火曰炙。則其辨甚微。案箋云。柔者炙之。乾者燥之。疏

云。新殺者合毛炮之。割截而柔者。

疏又云。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則櫛貫而炙之。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觀此而傳意

豁然矣。

苜之華首章芸字無傳。案裳裳者華傳曰。芸黃盛也。

箋云。華芸然而黃。

此亦當然。但彼則言其盛。此則言其色全

變爲黃而將落也。

何草不黃傳曰。言萬民無不從役。蓋兼解末二語。

漢書禮樂志集注。

將猶從也。



# 毛詩識小卷二十三

文王之什

文王傳曰。麇麇。勉也。麇麇。勉勉。一聲之轉。故用爲訓。

久安長治。自有所以不能遏止之故。所謂規模宏遠也。若乃見小欲速。不顧其後。則皆所謂遏爾躬者矣。大明首章。天難忱斯。此所以爲大公。凡安其危而利其菑。皆恃天之過。不知天道猶張弓。所以難忱斯也。文王之德至矣。而詩人美之。但曰小心翼翼。是則敬慎者。德之大本也。後世如諸葛文正之功。其自許不過謹慎。此必非才人所能知也。

昏禮六禮無文定之名。後世稱納吉爲文定。乃本於鄭箋。毛傳無此解也。

緜言幽公未有家室。而幽七月言入此室處。蓋幽地在山谷。其俗多複穴而居。故緜舉其大概。則曰陶復陶穴。至七月陳王業。則統前後而言。故言入此室處。言上入執宮功。言亟其乘屋也。

傳曰。葦。菜也。案禮記內則。葦葢並稱。則葦菜乃爲人常食者。說文。葦。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是也。夏小正。榮葦。則葦本常種之菜。但周原所生尤美耳。至國語晉語。置葦於肉。此則毒藥能殺人者。與詩禮所言之葦同名而異實也。

傳曰。掾。籟也。盛上籠也。箋云。掾。擗也。聚也。必聚土於盛土之籠。而後可投而居於板之中。毛鄭之義。正相足也。

疏附與奔奏相似。疏附。謂其臣疏於文王者。今使之親附。故傳曰。率下親上也。奔奏。謂曉喻天下人。以文王之德。宣布文王之聲譽。使天下之人奔奏而歸周。故傳曰。喻德宣譽也。二者情事相類。而一在國中。一在國外。有遠近之分。

械。樸。既言薪之。又言櫛之。蓋人才非一日所成。不特拔十得五。亦或有大器晚成者也。

六師。卽是六軍。對文有別。散文則通也。鄭志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是也。

傳曰。遠不作人也。蓋倒句。猶言豈不長遠而作新其人乎。蓋教化非一日之事。壽考則久道化成也。

旱麓序云。申以百福于祿焉。蓋互文也。謂太王王季修德。故申重先世之業。以自求多福多祿也。福言百。

祿言千。皆互文。

國語周語云。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于祿焉。據此。則首章是實賦其事。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蓋心氣和平。所以惠下。卽所以求福。亦所以受福也。

傳曰。九命然後錫以拒鬯圭瓚。蓋謂王季受命爲西伯。得受圭瓚之賜。此章專以王季爲言也。

于祿則言豈弟。求福則言不回。然則禱祈之本無他。求諸其身而已矣。

思齊緝太任以一言曰齊。毛傳訓齊爲莊。然則女德必以敬爲本也。



惠于宗公。惠順也。不箋能順於道。則順於祖宗。孝經言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亦是此意。然則人不能順於道。其祖宗之神。怨恫必甚矣。

傳曰。保安無厭也。蓋謂文王無有厭斲而安於道也。疏似非毛。

少年必當有爲。曲禮曰。所習必有業。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又曰。敬業。曰論學。皆小子有造之意也。後人或治某經。或治某史。或治小學。或治地志。皆所謂有造也。若束書不觀。遊談無根。失其義矣。髦俊也。有名譽之俊士。此實至名歸者。是以古之人無厭焉。與聲聞過情者異矣。

皇矣本美文王。而小序云美周。又云。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則其意甚明。論語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本是文王。而言周之德。亦此意也。

易大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卽上帝善之之說也。

無然畔援者。畔於道。而後有所援。取道者正己而不求於人者也。

自太王遷岐。文王因之。詩言居岐之陽。在渭之將。乃是遷於程。逸周書言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者。是也。其後又由程而遷於豐。

靈臺箋云。民者冥也。其見人道遲。案卽此不可使知之意。所以難與圖始也。若夫讀書之士。則當求知覺矣。

毛意經皆爲度之。而經始之經說得寬。經之與營之對說得稍狹。

也。文王有聲言王后維翰。尙書盤庚言有幹有年。蓋在上在下皆須有骨幹。而後可以持久。所謂無本不立也。

# 毛詩識小卷二十四

## 生民之什

生民傳曰。生民本后稷也。后稷者古帝之子。周家有天下之始祖。而稱以民者。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傳曰。彌終箋云。終人道十月而生。案文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脈。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成骨。七月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是終其人道也。世俗以滿一月爲彌月。乃假借語耳。疏云。天生后稷。其有奇表異相。異之於人。若其不異。不應棄之。是則后稷受生亦無奇怪。特棄之之後。實有神異耳。此宗毛傳之說。與箋有異者也。

郃爲后稷母家。必其後無人。故堯以封后稷也。

以興嗣歲。足與民事不可緩相發明。

詩美后稷之福。及於天下後世。但曰庶無罪悔。蓋求福之方。不外寡過。人不能強爲善。而妄冀無窮之福。不亦誣乎。

行葦序云。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內外對言。可證九族專指本宗。不當兼外姻言也。既醉序云。太平也。大者大也。疏云。四方安靜而無事。此則事之大者。故謂太平是也。

詩美太平而不言羣臣而曰朋友攸攝此卽上下交而其志同之意。蕭爾女士箋云。子女以女而有士行者。此卽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之意。

鳧鷖言大平則萬物衆多。獨言鳧鷖者。蓋水鳥近人。指數分明。且在水中。則閒甚。更覺其衆多也。

假樂傳曰。宜安民。宜官人也。蓋本尙書皋陶謨能安民能官人之意。民與人散文則通。對文則有別也。能不過誤。不遺失。然後可率由舊章。不然奉行故事。亦是虛文。其所謂由舊章。乃偷安而已。

既醉則曰朋友攸攝。假樂則曰燕及朋友。彼好臣其所教者。何足以知之。

公劉首章箋云。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發明憂勤惕厲之意。彼晏安酖毒者。未由知此也。毛公博物。後人多無能考訂。此章云。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今不知其出何書矣。

洞酌序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天親之可知。得道者多助。則天饗之可知。物以人重。行潦可以餽饈。以其爲豈弟君子也。故又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卷阿傳曰。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夫能去惡者。其德大矣。能消惡者。則其德益大。其化益神。惡人可消。吉士皆安矣。

傳曰。販大也。謂土地居宅之民。大得其禮法文章。則王之恩惠甚厚。蓋正德先於利用。厚生而教人以善。重於分人以財也。

有馮者、其道之正。有翼者、其藝之長。有孝者、其行之首。有德者、其品之純。四者之中、惟一及于藝能耳。無德之才、古所不取也。

箋云：善士親愛庶人，謂無擾之，令不失職。蓋政體不貴小惠，勿擾之，則愛之至也。卽居敬而行簡之意。傳曰：梧桐太平而後生，朝陽化被草木，豈一朝一夕之事。鳳凰與梧桐爲氣類，地極其化，豈一手一足之力。鳳凰爲衆鳥所歸，賢者爲羣士所慕，故多吉士多吉人，乃王者之先務也。

民勞傳曰：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蓋喜於從惡者，必憎惡善類。其詭人之善也，卽其所以爲惡也。傳曰：悖恠、大亂也。謂變亂是非，淆亂耳目。蓋詭隨之人，必有邪說，故箋以爲謹誹，申明毛意。

以謹罔極，箋以所行不得中正解之。夫中庸不可能，而以此責人者，蓋中有淺有深。王建極錫極，則人人皆當會極歸極，其行不得中者，必謹約束之。

傳曰：繾綣、反覆也。繾綣本綢繆親愛之意，而以爲反覆者，蓋無故相慕悅，相徵逐，其甘如飴者，皆可以反眼若不相識者也。

板篇二章，以辭輯和則民洽合，辭懌說則民莫定。箋謂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是也。然則出辭氣，洵爲君子所貴之道矣。

善人載尸，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則莫我敢葵，所謂二三子亦姑爲樂。至此而事不可爲矣。

宗子維城。由於懷德。無俾城壞者。勿使德衰也。謀及子孫。必先慎乎德。

# 毛詩識小卷二十五

蕩之什

蕩蕩者美惡不嫌同詞。書洪範王道蕩蕩。論語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皆美詞。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則惡辭。爾雅釋訓蕩蕩从釋本文僻也。

流言以對謂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也。蓋邪說與暴行常相因也。

箋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蓋謂天不助惡人自沈湎。

釋文云飲酒齊色曰湎

是過失也。必不宜從而法行之。然則世

之勸人湎於酒者皆不以從式爲不義是違天者也。

語曰有治人無治法固也。然旣無治人但有治法猶可維持一二。故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

凡不忠於所事者大抵平日則坐視其陷溺迨事不可爲則委而去之仍得置身事外所謂枝葉未有害

也。然葉落猶依枝豈有根本旣壞而枝葉能自存者。故箋云乃相隨俱顛拔也。此不獨事君爲然凡事近

於公義者爲人任事者皆可取鑒不遠矣。

抑傳曰抑抑密也。人能密審於威儀則必抑抑然是則趾高氣揚而昂昂者其疏可知。

無競維人最有精義。本強而精神折衝非得賢才不可。孟子所謂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正與此相發明也。

曰訏謨曰遠猶。所謂規模宏遠也。又曰辰告者。雖聖人不能違時。

女雖淇樂。從弗念厥紹。豈徒爲王者言。凡有身教之責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不可不念也。

桑柔首章傳曰。旬言陰均也。案旬與均通。周禮地官均人。公旬卽公均是也。此言陰均者。因桑可以蔭而

言。爾雅釋言。旬均也。毛例不破字。但曰兄滋也。則是假兄爲況。曰填久也。則是假填爲塵。

傳曰黎齊也。案說文黍部。黎履黏也。作履黏以黍米。其齊可知。爾雅釋詁。黎衆也。衆則必齊。黎猶比也。史記

高帝紀 乘隱 比及則亦有齊意。

秉心無競。箋云。其執心不強於善。蓋人之爲善。必須克去己私。振作精神。乃可有爲。董子所謂勉強學問。

勉強行道也。若不能自強。則亦無濟矣。

傳曰。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濯以救熱。人皆知之。亂之生也。惟禮可以已之。則不知矣。故其何

能淑。正是闡主庸臣之所見。所以終於不振。記曰。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是也。

古者重農。以其愿也。故取士既於田間。選官亦於農事。好是稼穡。力民代食。是也。漢世以力田孝弟同科。

猶有古意。維此聖人。與維彼愚人對言。則是人之彥聖之聖。謂通達而有知者。非大而化之之聖也。

征以中垢者。行其中心之關冥。所謂愚而好自用也。言中垢者。關則必污濁而不覺。明則必以潔清爲安

也。



箋云。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卧如醉。此豈徒戒在上者。凡爲士者。當知儆焉。不然。則與乃逸。乃諺。既誕者。同科矣。

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語最親切。真所謂小人枉了做小人。

崧高傳曰。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未嘗明言伯夷。疏指爲伯夷者。蓋堯時伯夷典禮。則傳所云。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者。必指此。國語鄭語。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也。

傳曰。召伯。召公也。未言其名。疏云。以常武之序。知是召穆公也。馬貴輿謂詩序必不可廢。此亦可證。徹者。周人治田之名。傳曰。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此徹字本義也。

傳曰。鉤膺。樊膺也。按周禮春官巾車。金路鉤樊膺九就。同姓以封。今申伯異姓諸侯。而有鉤膺。是殊禮也。誦頌通。故傳曰。作是工師之誦也。謂此詩可以常歌誦者也。

悉民篇言古訓是式。則知事不師古。必不能言。威儀是力。則知勉強行道。必不易言。天子是若。則知將順其美。不可錯過。言明命使賦。則知宣上恩德。不可具文。

傳曰。愛。隱也。最有意。凡事見於外者。人得而助之。德則足乎己。無待於外。誰能知之。進德者欲及時。既無助者。稍不自振。安望日新乎。

江漢篇。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三代盛時。用兵如此。故箋云。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

鬯酒當在彝。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是也。此言秬鬯一鹵者。蓋賜之使歸而祭祀。則此時猶未祭。故用鹵。疏所謂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鹵者也。

常武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夫兵者不得已而用也。必歸本於常德。變不離乎常也。

曰南仲大祖。則命大師皇父。及次章命程伯休父。俱在大祖廟可知。曰王謂尹氏。則南仲及皇父亦尹氏命之可知。互文相足也。

翰本从羽。而傳曰摯如翰。則言其飛之疾。以如飛如翰對文。意同而分淺深也。

瞻印序言凡伯刺幽王。凡是周公之後。同姓之臣。故其言尤切。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此義利之辨。流品之所由分。漢楊子幼曰。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猶能言其意。

傳曰狄遠。是讀狄爲逖。毛例不破字。而其意自明。介訓大。是傳之常例。介狄者。大經遠猷也。箋云。舍女被甲夷狄來侵。

犯中國者。全非毛意。

召閔序曰。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疏引召康公言。蓋召氏在幽王之世者。則召康公也。

傳曰頰。厓也。蓋讀頰爲濱。周南采蘋傳。箋云。頰當作濱。申傳。非異傳也。列女傳八引此。作不云自濱。

# 毛詩識小卷二十六

## 清廟之什

清廟箋云。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夫以文王之德之純。而歌頌之者。特言其清明。清則不濁。明則不昏。此大德之稱。卽進德之本也。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蓋周家禮制大備。天之命在。是以禮治天下。而天命無極。甚矣。禮之重也。彼習儀以陋者。安知禮意。

維清序云。奏象舞也。箋云。武王制焉。蓋象舞之樂。制於武王。而此詩則作於周公。歌以奏象舞者也。

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枝伐二字。本緯書。謂伐紂之枝黨。如尙書大傳所言。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之類與。

烈文箋曰。得賢人則國家強矣。千古言疆國者。當以此言爲準的。

烈文序言。成王卽政。疏以爲周公致政於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卽此爲君之政。亦想當然耳。未有確證。

天作序。祀先王先公也。此時祭也。疏云。於成王之世爲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云云。蓋謂四時之

祭惟祭大祖

卽始

與四親

謂高曾祖

成王時以大王季文王武王爲四親。大祖則后稷也。時祭所及者

惟此。追王自大王以下。故后稷則是先公。至箋所云先公諸盃至不涖。則汎言周室之先公。而非此詩序所指也。詩中不言后稷。而時祭必及。故序補言之。疏云。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

傳曰。夷、易也。蓋彼徂矣。謂彼民之往周者。岐有夷之行。則謂之岐邦之君有俊易之行故也。箋又引易繫傳。乾以易知。數語證之。然則簡易者得民之本。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簡易者得民之本。千古不易也。昊天有成命。序言郊祀天地。而疏云。言天可兼地。故辭不及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云云。則天地分祀。詩疏已明言二祭矣。

傳曰。二后文武也。箋云。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蓋詩作於成王之世。不得稱成王之諡也。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案毛例不破字。但傳言熙廣。卽訓爲光。言肆固。卽訓爲故。此卽爾雅釋詁文。而箋實申明傳意耳。

郊祀天地。言宥密。言緝熙。精意以享也。宗祀於明堂。語皆近質。蓋尊祖親考之義與。時邁箋云。信哉。武王之宜爲君。美之也。則是成王周公頌武王之詞。而春秋宣公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蓋渾言之耳。詩譜序云。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頌聲興焉。然詩中不及

此者。疏云。頌見天下同心歌詠。例皆不言姓名。是也。

人才者。萬物之根本。實右序有周。箋云。謂多生賢知。使爲之臣也。蓋右助未有。大於此者。箋於下文言式序在位而知之。真採本之論也。

執競爲成王祀武王之作。其言不顯成康。又言自彼成康。皆非成王康王可知。故傳曰。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又曰。自彼成康之道也。俱汎言之。傳曰。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語似相反。而意實相成。蓋能持重而其難其慎。然後能順於禮而嫻習之。

思文爲后稷配天之樂歌。詳言后稷之功德。而我將於文王之功德則略者。亦尊祖親考之義也。



# 毛詩識小卷二十七

## 臣工之什

臣工傳曰。錢、銚、鏹、穫也。此三者皆農具。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銚一耨一銚。銚者。刈物之器也。爾雅釋器。斲斲謂之定。廣雅。定謂之耨。釋名。鏹。鋤類也。則鏹所以鋤地者也。說文。銚。穫禾短鎌也。小爾雅。截穎謂之銚。截穎者。穫禾穎也。三者皆田器。皆鐵器也。

噫嘻傳曰。成王。成是王事也。蓋作詩正是成王之世。未有諡也。

振鷺箋云。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不言其他。而言其潔白者。蓋天氣清明。君子法天。必以此爲首。後世以不差小節爲能。而此義隱矣。

豐年序曰。秋冬報也。此祀於宗廟。而以爲報者。百物之成。必有神助。皆祖宗之功。故曰報。此事亡如存之義也。

傳曰。廩所以藏齋盛之穗也。蓋多黍多稌。皆以穀言。藏穀者當言倉。周禮廩人注云。藏米曰廩。而此言廩者。散文則通也。

有瞽疏云。一代之樂成。於大祖之廟奏之。告神以知和否。蓋功大者樂備。故樂成必先於祖廟合樂。既以

告成且示不敢專之意也。

大祖有稱始祖者，亦可稱其祖。雖禘太祖也。此大祖謂文王，乃成王之祖也。

稱父曰皇考，皇者大也。對文則稱祖曰皇考，古人質也。雖詩烈考謂武王，故箋以皇考爲文王矣。

曰綏予孝子，卽繼以宣哲維人，蓋國家之安，必由於人才之多也。曰宣哲維人，又必曰文武維后，蓋成就天下人才，必由於聖人久於其道也。

烈文序云：成王卽政，則在周公歸政之後。載見序，但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則似成王初卽位之時。疏之所云，未敢信也。



# 毛詩識小卷二十八

閔子小子之什

敬之篇。日就月將。最有意思。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數覺也。本說非觀其會通。不足以啓發人。故曰學有緝熙于光明。

小恙傳曰。莽、蜂、摩、曳也。小人逢君之惡。摩望而牽曳之。摩則浸潤也。曳則挾持也。形容邪臣之情狀備矣。載芟。徂隰。徂畛。隰有二。對高原而言。則隰爲下溼。對場地之徑路而言。則隰爲地之未嘗墾發者。故傳曰。畛。場也。箋云。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又云。隰。謂新發田也。與國風之隰異矣。傳曰。旅。子弟也。蓋自季以後。皆伯仲叔之弟。又兼有伯仲叔之子在內。故兼言子弟也。傳曰。以。用也。箋云。以。謂閒民當成王之時。徹田之制大備。獨有閒民者。物之不齊。人之情也。然閒民而可爲人用。則無遊惰者矣。此所以爲盛世也。傳曰。士。子弟也。此指幼子言。蓋來饁者。婦人挈其幼稚而行。故有婦有士。厭厭其苗者。生氣至足也。濟濟者。容也。當稷固不暇爲容。但禾稠難速行。頗似容止安舒。故傳曰。濟濟者。難也。箋云。心非云。且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案書云。至誠感神。漢詔有云。先王望祀。不祈其福。皆與此相發明也。

良秬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蓋黍比於稻則賤。比於稷則貴。故賤者惟豐年乃得食。古者一食亦不苟如此。風俗安得不厚。箋云。見載糾然之筮。糾者舉也。見左傳昭公六年杜注謂其筮高舉也。族屬也。相連屬也。故同宗皆爲族人。而四閭爲族。則以百家附近而居。不啻族之相連。故箋云。百室一族也。有掾其角。無傳。箋疏皆未詳言。案小雅大東傳曰。掾。長貌。此亦當然。

絲衣序。釋賓尸也。天子諸侯皆以祭之明日尋釋前日之祭以賓事所祭之尸賓尸則言其禮意。卿大夫卽於祭日行此禮謂之賓尸靈星之

尸也。則引高子所言靈星之有尸。以證祭祀之必有尸耳。

酌序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案養取也。謂武王本酌用文王之道以取天下。

桓序曰。桓。武志也。言志在威武也。商頌長發傳曰。桓。大。此亦當然。周書諡法。辟土服遠曰桓。辟土兼國曰

桓。皆言大也。所以爲武志也。

般。無傳。案說文舟部。般。辟也。象舟之旋。爰所以旋也。

箋云。小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則以允猶連上墮山喬嶽言。又云。河自大陸之北。敷爲

九。祭者合爲一。則以翁河特言之。所謂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本漢書溝瀆志是也。

# 毛詩識小卷二十九

## 魯頌

魯者孔子父母之國。其國之詩。君臣皆曰頌。則孔子亦曰頌而已。其詩既非作於王國。且不盡是告於神明者也。詩有美而無刺者。疏云。巡守陳詩。善則賞之。惡則貶之。不陳魯詩。示無貶黜魯之義。是也。

駟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史克作者。駟之外未知

凡幾。疏云。下三篇亦史克所作。未聞別有證據。而請于周。而作頌。則諸篇皆然。

傳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案周禮。授人六馬。謂種、戎、齊、道、田、鶩也。諸侯無種馬、戎馬。故曰馬四種也。此詩驪

皇驪黃爲良馬。傳以良馬當齊馬也。騶駼駢騏爲戎馬。傳以戎馬當道馬也。驪駟駢雒爲田馬。駟駟驪魚爲鶩馬也。授人職

凡頒良馬。注兼五路之馬言。此傳則獨以用之朝祀者爲良馬。蓋以齊馬爲良馬。與周禮之名目稍別也。

有駟傳曰。鶩。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必言潔白者。士有百行。以自守爲先。後世喜以儻見長。不復知此

義矣。

泮水傳曰。言水則取其芹。宮則采取則化。此毛公發揮起興之意。最分明者。

其音昭昭。文意與載色載笑連。而不與其馬躑躑連。故箋云。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

闕宮傳曰。餽清淨也。蓋神道宜靜。凡人神雖糅。非所以表敬也。

重穆無傳者。爾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穆。此亦當然。周禮內宰先鄭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穆。正與毛傳相發明。傳曰。先

種曰種。後種曰穉。疏云。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案此疏補傳所未言。且以別於重穆也。

傳曰。犧尊有沙飾也。蓋謂飾之以羽娑娑然。毛例不破字。其意則讀沙為娑也。鄭司農云。犧尊飾以翡翠。是也。至王肅之

意。謂形如牛而背上負尊。此於經與傳皆無徵特。有意與鄭為難而已。

傳曰。大國之賦千乘。案司馬法。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每乘有七十五人。千乘則七萬五千人矣。而

云公徒三萬何也。蓋千乘者。盡其境內皆使出軍。宜有此數。實則備而不用也。晉國城濮之戰。乃用七百乘。鞍之戰。是忿兵。亦不過

用八百乘。皆無千乘。至於平常用兵。或一軍。或二軍。即三軍盡行。亦不過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

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本史記貨殖列傳。故禮記禮器言齊人將有事於泰山。而魯頌此篇則言泰山巖巖。魯

邦所詹也。傳曰。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其語分明。兩都賦序謂奚斯頌魯者。以作廟為作詩。乃三

家之說。非毛鄭之義也。

# 毛詩識小卷三十

商頌

商之後爲宋而商頌則非宋國所作其所言皆天子之事蓋作於商未亡之前與魯頌不同魯頌則皆作於魯國者也然則宋何以無詩蓋巡狩陳詩有賞有罰疏云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也那傳曰鞀鼓樂之所成也案鞀與鼓是兩物鞀非置於楹者因鼓而渾言之耳

烈祖無傳者已見於那傳也祀中宗而言湯之祖有功烈者蓋推本而言也故下文曰申錫無疆傳曰戒至謂諸侯敬戒而至疏云非訓戒爲至既平無傳者那傳曰平正平也此亦當然箋意訓平爲齊疏混鄭於毛耳

元鳥古帝命武湯箋云古帝天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必以長久者爲可據故必言古也堯典首言稽古亦此意也

長發大禘也箋云大禘郊祭天也蓋謂正月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祖配也疏引王肅以大禘謂禘祭宗廟此有意與鄭爲難不可爲典要

傳曰元王契也承上文有妣方將帝立子生商而言故知是契也元者或是幽深元遠之意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元王此非毛意疏未及言耳教令盡行則爲發謂教化之意已發明也論語亦足以發雖語有淺

深而意略同。

昭假遲遲。無傳者。那與烈祖兩傳皆曰。假大也。此亦當然。遲遲然有常也。謂昭假廣大之德箋云。假。暇。又曰。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此非毛意。疏乃混箋於傳耳。

爲政之本。均平而已。不競不絀。不剛不柔。平和之至也。故曰敷政優優。殷武言自彼氐羌者。四方遠國。西爲甚多。言氐羌則無遠弗届矣。

孟子言巡狩述職。首功在土地辟。田野治。商頌言歲事來辟。稼穡匪解。則重農者古今之通義也。伐荆楚則數荆楚之罪可也。必言天命降監。言命于下國者。卽班叔皮王命論之義。

王都亦謂之邑者。散文則可通也。書言天邑商。此詩言商邑翼翼。皆是。

土木之工不可興。亦謂遊觀之類耳。若夫宮室所以示等威。壯觀瞻。當政教廢弛。則宮室亦不能修。故頌中興者美其寢成孔安也。

右毛詩識小三十卷。亦林伯桐撰。按先生蓋謙若不敢當識大之名。因書中多碎義瑣辭。遂取識小以名其書。然讀先生是書。如卷一第一條云。關雎傳曰。夫婦有別。則父子親。何也。蓋內作色荒。則一家多不得其所。其心易睽。若夫婦有別。其家事必治。則父子之親可知。第二條云。文王至德。不可測度。觀后妃之德如此。則文王型于之化。大略可想。第七條云。婦人不預外事。而此詩乃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何也。此所謂志也。賢人國之根本。不必知所用爲何人。不必知何人爲勤勞。而志則在進賢。深宮諷諭。至於憂勤。此所以輔佐君子。與險陂私謁者正相反。卷四第十九條云。衛之風俗惡矣。考文公所爲。則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皆人人可勉者。非有急功近利。取效旦夕也。然終其身而民化。恥淫奔而不與齒。長幼然則講治術者。可以知所尙矣。卷十三第九條云。傳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享魚。則知治民矣。此傳真通達治體之言。卷十四第一條云。詩譜所言。曹有堯舜之化。民遺風重厚。多君子。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夫以兩聖帝之化。多君子之俗。猶不足恃如此。然則富而無教。則沃土之民。必不如瘠土。惜哉。凡此數條。無非本詩序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以立言者。識小云乎哉。而先生乃謙若不敢當賢者之識大。是先生益邃於經而益卑以自牧也。聞先生處家教人。悉如前所錄數條者。爰以跋先生之書。至書中考據之精覈。則讀者自得之。茲不贅云。咸豐丁巳。展重陽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